

# 馬克思的烏托邦—— 他心目中共產主義理想下之新人類與新社會

洪謙德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 摘要

本文歷數不同時期的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之不同詮釋。青年馬克思（1843-44）的共產主義是人異化的克服、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合一。成年的馬克思（1845-48）則醞釀所謂的「唯物史觀」，留意生產方式的變遷。他強調未來共產社會是私產取消與分工排除的全人、無階級自由逍遙之田園生活。這種說詞引發當代學者不同的詮釋與批評。中年馬克思主張之共產主義為打破階級對立與社會分工，他並且大肆抨擊資本主義體制。及至巴黎公社事件之後，馬克思美化公社為工人的政府，為接近共產社會的人之自主與自治。其後馬克思提出資本主義向共產社會過渡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是他初階的共產社會。至於高階共產社會，則達致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此種雖算高瞻遠矚，但也帶有秘思色彩與宗教精神的神秘力量，故此，馬克思對未來共產社會的見解也可算是一種的烏托邦。

**關鍵詞：**哲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史觀、巴黎公社、哥達綱領批判

## 壹、前言

恩格斯在 1880 年的春天寫了一篇法文的文章〈從烏托邦的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分別在《社會主義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第 3、4 與 5 期發表。後來結集成為一小冊，首先在巴黎出版。1892 年出了英文版，題目改為《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和科學的》（*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文中指出聖西門、傅利葉的社會主義為烏托邦式的；反之，馬克思與他所主張的唯物史觀和普勞革命能夠正確掌握歷史條件，把資產階級的私產轉變為社會的公產，把生產資料從資本中解放出來，使社會化的生產成為可能，這便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換言之，馬克思的學說和主張，是把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轉變成科學的、普勞的社會主義。

可是，我們在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生成演變之過程以後，發現科學的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的學說是太沈重的負擔。我們寧願視這一影響人類近 200 年歷史的重大思潮，正走出實證的科學之窠臼，而走向烏托邦的路途。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我們高瞻遠矚的偉景（*vision*，不只譯為「願景」），為我們編織未來的美夢。它是烏托邦，而非科學。

在討論創始的和成熟的兩個馬克思主義當中，我們發現這兩者只是時間上的先後有別，以及討論的議題、重點、方法的強調有所不同而已，其主旨、其精神、其脈絡卻是前後一致，都在仿效黑格爾對精神成長的艱苦歷程之詮釋、翻轉與修正；從精神轉化為各個人（以及人類）；從神學（精神現象學）轉化為科學（人類歷史的物質生產之析述）；從絕對知識的獲取，轉化為人類最高境界的達成（無異化、無剝削、共產社會和人類解放的實現）。是故馬克思的學說無論是早期（論述上為哲學的），或後期（奢言是科學的）共產主義之探討、描繪、預想，都是馬克思一生奮鬥、追求的目標，也是他的學說、主張，引發千萬人的遐思、嚮往、窮追不捨的因由。

但在學術界、思想界、哲學界，對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卻持有分歧的看法，甚至懷抱質疑、不信、反對的態度。的確，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的廚房不願提供詳細的菜單，其原因是不願越俎代庖，替新人類的生活方式拍板定調。他主要讓新社會與新人類有其自行發展的空間，他也相信在未來的物資豐盈、生產資料不虞匱乏的新環境之下，人無需為生存而勞瘁心力，勞動不只是創造，也是娛樂與休閒，成為人類之生活「主要的需求」，也幾乎變成了賞心悅目的美學享受。則未來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規範，就不需前人借箸代籌了。

## 貳、早期哲學共產主義的勾勒

一般而言，馬克思的 1844 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一長稿，標誌著他第一個思想體系的型塑，亦即所謂創始的馬克思主義之源頭。在這份手稿中，我們發現馬克思不只表述了他哲學共產主義的理想，還大力排斥粗鄙共產主義（共妻主義，女人成為社群共同的財產）的俗陋。在 19 世紀後半葉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幾乎是內容相同的名詞。馬、恩把社會主義視同共產主義，都是一種大規模的工人群眾運動，以及將此運動推廣，達到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階級、無剝削，平等與自由的新社會。

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推翻現存的權力體系，化除古老的條件是有必要的，這就是他倡議的革命，一種政治運動。「沒有革命社會主義無法形成，社會主義需要此種政治行動，亦即需要破壞與溶化（解體）。一旦它（革命）的組織行動展開，一旦最終的目的，亦即靈魂湧現之際，社會主義將拋棄其政治的糟粕」（Marx & Engels, 1975b: 206）。

之前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指出：「只有真實的、個體的人在其經驗生活中把抽象的公民（權）取回其本身，也取回到他個別的工作中，取回到他個人的關係裡，使他成為「種類之物」（Gattungswesen），也只有當人把『屬於他特別的勢力』（forces propres）承認為社會的力量，

而加以組織之後，這也就是說，社會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勢力的樣態與分離之際，人的解放才告完成」（Marx, 1981a: 479; Marx, 1975: 234; Marx & Engels, 1975b: 168）。這說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最終要去掉政治的壓迫，取消國家的干涉，而把國家轉化成社會。

上述的引言說明，隨著政治革命的完成和階級統治的取消，國家、政治應消弭於無形。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崛起，便是把政治勢力或權力轉化為社會勢力、社會權力。

共產主義一詞源於 1830 年代中期法國革命性的秘密社團，後來成為馬、恩所推動的工人階級、普勞階級大規模的造反運動之過程和目標的稱呼。在《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整個歷史的運動，既是共產主義的生成（其經驗性存在之誕生），也是其思想的意識，是它（共產主義）生成變化的意識過程，及其理解」（Marx, 1981a: 594; Marx & Engels, 1975b: 297）。這便是哲學共產主義崛起的文本。

在這裡馬克思把哲學的共產主義當成積極的、正面的人本主義來看待。因之，他說，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後，政治上分別為民主的獨裁的形式下，以及國家業已消亡之後所出現的共產主義，乃為：

人的再度統合於其本身，或稱人的回歸其本身，是人自我異化的揚棄。不過由於它（初期）仍舊把私有財產當成正面的本質來理解，或把人的需要性做（正面的）理解，這表示它仍受制於、限囿於私有財產之下，是故它被理解為概念，而非它（人性）的本質（以上為粗鄙的共產主義時期）。

（真正的、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乃為當作人自我異化的私有財產之揚棄，因之，乃為透過人（的努力）也是為了人（的好處）之人的本質底擁有，是人回歸自身而當成社會動物，真正的人之存有底完全復原。這種復原是變成有意識的，也是綜合過去發展的（人性的）財富（之表現）。這種共產主義無異為充分發展完成的自然主義，相等於人本主義。而當成發展完成的人本主義，相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天爭、人與人爭的真正解決，也是存在與實有（本質）的衝突之解決，也是客體化與自我證實爭執的

化解，自由與必然之爭的化除，個人與種類之爭的消除。這是歷史之謎的破解，而它本身知道這個破解(Marx, 1981a: 593-94; Marx, 1975: 347-48)。

是故馬克思在其第一個思想體系中所提的共產主義，是首先涉及共妻，把婦女當成社群共同財產，視同公家的娼妓那種低俗和粗鄙的，只達廢除私產，而仍保有公產的粗鄙的共產主義。因之，也是專政的、獨裁的共產主義。由此進一步的發展，才是私有財產的揚棄，以及人回歸到真正的社群的懷抱，實現人爲社會動物（zoon politikon，住在城邦的動物）之本質。

在《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曾說出一句引發爭論的話，那是指他說的：「共產主義保持了否定的否定之立場，是人類解放與復原（人性回歸）下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必然出現確實的時期。共產主義是緊接降臨的未來必然的樣態與動力原則。但像這樣的共產主義並非人類發展的目標，並非人類社會的〔終極〕的樣態」(Marx, 1981a: 608; Marx & Engels, 1975b: 306)。這句話既肯定共產主義是人的解放，也是即將降臨與必然出現的社會樣態，那麼如何又在最後一句話中，否定這種新社會並非人類發展的目標，也非人類理想的社會樣態呢？一般人解釋是，馬克思這種用字遣詞不夠謹慎圓熟，也是他終生把手稿收存，而不敢輕易出版的原因。另有人則指出這種的共產主義是初階之前的粗鄙之共產主義，是對私產廢除而化做公產（婦女、小孩視爲社會的共產），唯平等是尙的後資本主義之發展階段。只有超越這個階段，才可望進入真正的、科學的、成熟的共產主義。

在這裡馬克思強調歷史的整個發展及其巔峰，乃是共產主義開創這一動作，也是共產主義經驗性的，而非思辨性的存在之實現。對於共產主義做出這種想法的意思是認爲，這個歷史發展、歷史運動乃爲人類生成變化（Werden; becoming）的歷史，且是被感受與被認識的歷史。

由是可知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落實雖然看成未來的預想，卻是自有人

類以來古往今來歷史生成變化的必然歸趨。以此眼光來處理未來哲學的共產主義，不能不首先確定，歷史的主人翁不再是精神，更非神明，而為個人及其集體的人類。歷史牽連是人如何透過大自然提供的材料與資源，來開物成務、利用厚生，來成全其本身，這是「生成變化」的過程，是人類（特別是諸個人）由青澀無知無能，邁向有知有能的成熟、成長之歷程。是故共產主義是發展為完成的自然主義相等於正面的、積極的人本主義。

換言之，此時馬克思的歷史觀，是視人類的生成變化之成長過程（growth-process）（Tucker, 1969: 218）。因為他指出，就像所有自然的事物一樣要經歷成長、發展、成熟的變化，人的變化動作就成為歷史。自然是在人的歷史中發展的，也是在自然的基礎上發展成社會，是故自然與人性合一。所有的歷史都是在把人準備與發展為感受的意識之客體，把人當成人所需的必要條件轉化成人的需要。歷史遂成為自然史真實的部分，把自然（無知）之物轉化成有意識的人。

馬克思接著指出所謂的世界史，無非是透過人的勞動之人類創造（Erzeugung; creation），也是自然的變化提供人的出現，人的崛起過程（Entstehungsprozess; process of emergence）（Marx, 1981a: 607; Marx, 1975: 357）。不過除了強調自然對人的影響之外，亦即自然主義相等於人本主義之外，馬克思還特別強調人的勞動是人有異於禽獸之處，這是師承黑格爾把人當成「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之發揮。而人有意識、有創意的勞動，居然配合自然這個倉庫與舞台，從漁、獵、農、礦業發展為工業。「我們看出工業史以及建成的工業之客觀存在如何變成人本質力量（能力）的打開之書。這是人心的心理學可以感知的……（工業成為）人本質力量的實在，也是人種類才華的實在。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人客體化的權力，它可以被感覺的、異化的、有用之客體物（出現在我們面前），它也以異化的形式（出現），展示了通常的物質性的工業」（Marx, 1981a: 202-203; Marx, 1975: 354）。

馬克思繼續指出，工業是真正的、歷史的人際關係，因此成為人與自

然科學之關係。是故工業可以看成爲本質力量外顯之關係，由此自然（天性）中之本質，或稱人的自然本質——天性，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理解，這就回歸前面馬克思所言，在人類歷史中發展自然是人的天性，是帶有人類學烙印的自然之說法（Marx, 1981a: 603-604; Marx, 1975: 355）。

馬克思強調人的本質、人的種類力量、人的勞動、工業發展、文明締造，無非是在說明，整部歷史是人開物成務、利用厚生的勞動史，經由工業而產生的人之勞動異化，與人性的貪婪自私、自大有著重大的關連。以致資本主義的誕生，是在工業化發展的巔峰之際，資本家由資本的原始累積，利潤的無限擴大，與剩餘勞動價值的剽竊佔取與剝削下，導致人性的淪落。其中私有財產與分工不但把人類一分爲二，造成無產與有產階級的貧富懸殊兩個陣營的對峙、仇視與鬥爭，而且導致人造的、外加（由外頭硬性橫加）的歷史變遷遠離人類發展的常軌、正軌，這也就是馬克思不再把歷史當成正史來看待的原因。他視至今爲止的人類發展過程，不是以人性的發展爲考量，不以人能力的開發爲目標，沒有人主體性的意識的創造的真實歷史，是故他稱此爲人的「前史」（Vorgeschichte; pre-history）。只有當前史結束之後，人類依其理性與本性而創造的真正歷史，才可望開展出來。

### 叁、成年以後的科學的共產主義之素描

《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46）標誌著馬克思脫出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影響，走向唯物史觀之始，也是阿圖舍所強調馬克思認知論上斷裂的時期，從哲學邁向科學的轉捩點。所謂的唯物主義（物質主義）不是形而上學、或認知論上的物質主義，而是與實踐、革命相關連的歷史唯物主義。一如《經濟學與哲學手稿》所界定的歷史，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合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歷史界定爲人種類本質（Gattungswesen）之生成過程，是延續《經濟學與哲學手稿》早先的說法，再加上哲學方法對經濟的詮釋。

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歷史的真實基礎，不是抽象的和想像的精神，而是真實的諸個人，以及他們的活動與他們生活的物質條件。這些諸個人所組成的具有形體的組織，如何與大自然打交道，發生關連之經過，就成為歷史的文獻與記錄。換言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人的活動，就是人群與物質生活的生產。諸個人如何展示或表達他們的生活，型塑了他們的謀生方式、職業類別，也把他們定位為何種的人——工人、農人、漁民、礦工、老闆、職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等等身分。是故馬、恩說，生產的方式不只決定諸個人軀體存活的「再生產」——宗族與種族的持續、延長、繁衍。它涉及諸個人活動的特定形式，諸種個人表達其生活的模式，這才會造成表達何種生活方式，等於決定諸個人的職業與身分(Marx, 1981b: 16-17; Marx & Engels, 1975b: 31)。

整部人類的歷史無異諸個人開天闢地、利用自然，以維持人類的存活與繁衍的生產史。人必須吃、喝、穿衣、住屋才能存活。因之，歷史的第一個動作便是生產這些能夠滿足人群存活的需要之物，也就是物質生活的生產，這是第一點。其次，人要能夠生產滿足人存活需要 (Bedürfnisse; needs) 的工具，從而需要與能力 (Vermögen; abilities) 的互相拉抬，或稱辯證發展，也成為歷史動作的一環。由是可見，歷史也可視為新舊需要的遞增，和滿足新舊需要的能力之加強。要之，人類史的研究與處理，經常要涉及工業史和貿易史的研讀 (Marx, 1981b: 30; Marx & Engels, 1975b: 43)。以上便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大要。

在對這個史觀做一個摘要時，他們說：「歷史的看法仰賴真實的生產過程之闡釋，從物質的生活談起，然後理解交易的形式，這種形式與生產方式牽連在一起，也由後者產生出來。換言之，要理解民間（市民）社會各階段（的發展），視此為所有歷史的基礎，把它（民間社會）的行動當作國家（之行動），以及理解所有不同的理論產品和意識的形式：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如何從它當中產生出來，以及從那個基礎上追蹤這些（典章制度）的形式之過程。因之，整個事況可以在其整體當中一一描述出來」



(Marx, 1981b: 46; Marx & Engels, 1975b: 53)。

就在這篇長稿中，馬克思與恩格斯談到人類歷史的終境，是共產主義的出現。對兩人而言，共產主義是歷史的運動，而非最終的靜態。他們指出共產主義「並非有待建立的一種事情的狀態，也非實在（現實）要求去求取適應的理想，而是一種改變現狀的運動」（Marx, 1981b: 37; Marx & Engels, 1975b: 49）。共產主義的運動，有異於至今為止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其差別所在為對向來的生產關係與交易關係，作一個大翻轉、大革命。「是人類第一次有意識地處理這種人造之物、徹底地改變向來的典章制度。把舊式典章制度之自然（無意識的，以為是必然的）成長性（性格）剝落掉，使它屈從於聯合的諸個人底權力之下」（Marx, 1981b: 52; Marx & Engels, 1975b: 81）。從此，人類可以創造一個自由、和諧、快樂的新社會，人也在新環境衝擊之下，成為逍遙、主動、能動的新人類。真正的人類歷史——正史，隨著前史的消亡而騰躍飛揚。

不過在達到這一理想的終境之前，人類仍飽受向來傳統社會的分工所折磨、所損害。馬、恩認為分工意味著工作條件的分離，包括勞動所需工具和原料的區分，以致在不同的擁有者之間對於其所累積的資本（不限於貨幣形式，也包括各種形式的財產與收入；換言之，擁有之物）成為四分五裂的零碎化（Zersplitterung; fragmentation）。因之，造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與零碎，也造成各種各樣財產的分裂與分散。勞動便在財產雞零狗碎化之下，得以獨立存在。是故無論是私產還是分工，都導致個人自我活動（Selbstbetätigung; self-activity）的狹窄化（變成強制性、壓迫性的勞動），以及整個人類的分裂（分裂為有產與無產兩大階級）。為此原因，無產階級——一個被自我活動大門所摒棄的直接生產者之集團，遂被迫揭竿起義，進行世界性的串連與造反，藉普勞革命把資本主義制度摧毀，奪回生產力的全體、整體、總體，俾能夠重新擁有諸個人的全部才華與能力，並加發揮。

至此地步自我活動才會與物質生產合為一體，諸個人才可望發展為整全的個人，而去掉被擺佈、被支配的必然宿命——去掉類似自然界中人不

自主、不自由的必然性。無產階級一旦重新掌握全部的生產力，則聯合的諸個人、諸直接生產者便不需要私產。私產的取消與分工的消失，使諸個人可以堂而皇之符合哲學家對他們的稱謂：「你乃是真正的人、真人、完人」。至此時刻的歷史可謂為人發展為「人」之過程，而整部歷史也變成人從無意識的自然事物轉化為擁有意識的發展過程。整個過程也可以看作「人」生成變化的「自我異化過程」(Selbstentfremdungsprozess)，這是後期的一般性、平均性個人承襲了前朝先人的意識，以先人的意識來墊底，而後出者又加諸先前者一些新的經驗、記憶等等意識產品，是故一部人類史無異為意識的演展史 (Marx, 1981b: 90-91; Marx & Engels, 1975b: 88)。

那麼未來共產主義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除了無階級的存在（因之，也無階級的對立與抗爭）之外，私有財產與職業分工也跟著消亡，政府、國家、法律、道德一一消弭於無形。取代向來的社會，乃為社群，因為只有「在社群當中每一個人才有資料（手段、本事）培養其各方面（的才能、天賦）。因之人身的自由只有在社群中才會發展」(Marx, 1981b: 78; Marx & Engels, 1975b: 78)。在真正的社群中諸個人透過其組合(assoziation; association，協會)獲取他們的自由(洪鑣德，2000：342，393-94)。

在傳統的社會中，因為分工發生作用的緣故，社會分裂為特殊的利益與普遍的利益，個人的行動不是自主自願的，而是被分化的，像自然的演化那樣被迫的、不自由的。人活動的業績成為反對他、敵視他的異化力量，這股異化的勢力企圖奴役他，而不受他的控制。一旦分工造成，每個人有其特殊的、排他的活動範圍，這一工作範圍強迫他就範，使他無法脫逃。接著馬克思寫：

他是一個獵人、一個漁夫、一個牧者，或是一個批評家，而必須（終身）變成這種（職業上分殊）的人，假使 he 不想喪失生存之手段的話。與此相反，在共產社會中沒有一個人只擁有一個排他的活動範圍。反之，每一個人可以在他喜歡的行業中完成他之所願。社會負責安排一般的生產，因此使我可以今日做此事，明日做別事，上午

去打獵，下午去釣魚，黃昏去餵飼牲口，晚餐後去做評論，正如同我只有一個心靈，而無須權充獵人、漁夫、牧者或評論家（之不同角色）（Marx, 1981b: 35-36; Marx & Engels, 1975b: 47）。

顯然上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描寫，極富農莊和田園的詩情畫意，是呼應盧梭返回自然的訴求，也是法國與日耳曼浪漫主義瀟灑下的鄉下（*bucolic*）與牧場（*pastoral*）之眷戀情懷。這種環境比起科技工業機械化、自動化、資訊化、寰球化所創造的生產力之激增，從而導致後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充盈之事實發展相去極遠。換言之，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制度崩潰後的初階共產主義，其先決條件是人類有史以來生產力達到最高峰的時期，亦即科學、技術發展到頂尖，而應用到生產與交易的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這種科技掛帥如何能夠與農牧漁獵的傳統產業同日而語？我們是否可以說馬克思爲了反對分工把個人零碎化，把社會階級對立化，而設想的完人、真人、全人（整全的人）、隨心所欲的人成爲未來共產社會的新人類呢？還是一時浪漫情懷下出現的未來憧憬之幻象呢？

## 肆、對真人與全人出現的共產社會之批評

有關這種職業不分、身分不明，集獵人、漁夫、牧者與批評家於一身的全能人物之出現，及其所寄生的共產社會之降臨，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與批評家表示了幾種不同的看法。依據英國卜里斯托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卡維爾（Terrell F. Carver 1946-）之說法，可以分成四個範疇來析評。第一與第二範疇的分析站在彼此針鋒相對的評價立場發言，第三種認爲馬、恩上面引用的那段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文本是該秘而不宣，當作兩人不會提起，也不值吾人注意。第四範疇剛好相反，認爲文本上所提及的爭議應該討論，才不致引發疑義、困惑。上面馬、恩的那段話顯示了共產主義具有鄉下、莊園的性質，這種性質與馬克思一貫的說法可以妥協一致嗎？因爲共產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至高峰，也是從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中，生

產力與機械化的科技躍升起來的新制度，則田園悠閒的生活、分工專業完全排除的新人類，怎樣又返回中古封建莊園的舊社會呢？

第一範疇中的批評家對馬克思有激烈的批評，因為這篇長稿中的第一章執筆人爲馬克思，其遣詞用字也是馬克思式（其餘各章有部分是馬克思撰述，另一部分出於恩格斯的手筆；另一說爲恩格斯執筆，馬克思加以修正、補充與潤飾）。批評家在掌握文本的遣詞用字時，認爲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概念思慮不周，缺乏實踐可能性，這與馬克思慣常的嚴謹不牟，而有點散漫隨便。這是由於他對分工的刻畫無法服人，對分工的取消也趨於輕率，甚至帶有反諷（諷刺）黑格爾青年門徒輕言「批評家」的意味。這些作者認爲這段話的執筆人——馬克思，用意可能嚴肅，但撰稿則嫌潦草，無視於其本人信誓旦旦地說，前工業的活動（打獵、釣魚）與未來共產主義建立在現代工業的基礎上，是兩樁無法相提並論的事實，爲此進行討論是毫無助益。這派的評論家有 R. N. Berki、M. M. Bober、Bruce Mazlish、Alec Nove、以及 Peter Singer 等人。

第二範疇的評論者反對上述的看法，同情馬克思的說詞，不過贊成的理由參雜不一，程度有深淺。他們都假設馬克思是以嚴肅的心態寫下這段文字。與上面第一範疇的評論家相似，他們有關獵人與漁夫的社會之科技發展不高，沒有特別的憂慮，不過與上述嚴厲批評的聲音相比，他們還是接受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下分工與私產取消後，人的恢復全體能力，變成主動、能動（自我活動）懷有信心。這是由於批評家不顧科技扮演角色輕重下，充分同情他對工業帶來的個人之身心創傷和社會的分裂之說詞，而附從馬氏的主張。這派論者包括 G. A. Cohen、Agnes Heller、Bertell Ollman、以及 Peter Worsley 等人。我們還可以加上 Robert C. Tucker 這位美國學人。

第三範疇的作家，也相似地同情馬克思。不過他們在評論馬克思的學說時，把這段話省略掉，不加引用（我們卻認爲該提起並加申論才對）。其原因主要在避免把共產主義社會與漁、獵、畜牧、農耕的前工業社會相

提並論，而引發困窘，特別是漁、獵、牧（體力）與評詩論詞（知識）之活動是勞力與勞心不同的領域。他們避免這段引文，而引用馬克思有關共產社會其他說詞，像個人自主的擴大，創意的升高，俾與現代工業生產（集體計畫、有效控制等）有關，這包括馬克思對分工的看法，以及一般與特別的評論也包括在內。這方面人數眾多，包括 Isaiah Berlin、Jon Elster、Leszek Kolakowski、Herbert Marcuse、和 Allen W. Wood 等人。

第四範疇的評論家同情馬克思的情況與上述兩組人馬相似，但他們與第三範疇的作家不同之處，為提起這段馬氏的說詞，而非加以隱飾或棄置。他們瞭解讀者對這段話的疑惑，懷疑前工業眼光下的共產主義，以及建立在工業主義之上的共產主義所產生的矛盾或困窘。這會引發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對科技不同的看法與評價，甚至令人不解在共產社會中取消分工是否明智。屬於這一範疇的作家有 Louis Althusser、Christopher J. Arthur、Shlomo Avineri、David McLellan、以及 Terrell Carver 等人（Carver, 1998: 97-101）。

如果對文本所透露的曖昧性加以檢閱，那麼會發現馬克思所關懷者為前工業時代與後工業時代的科技問題，以及兩個不同時代科技的應用，以及在共產社會中科技的種類與勞動的組織等等問題。

對阿圖舍（Althusser）而言，《德意志意識形態》意味馬克思從非科學的人本主義脫逸出來，而走上科學觀的崎嶇道路。不過這種觀點反而把科技和分工的幼稚性事先排除出來，這等於證實阿圖舍有關馬克思知識上的演變是由哲學走上科學之途。阿舍爾（Arthur）認為田園的生活方式未免語含諷刺，因為在《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批判傅立葉要建立農業的烏托邦，更何況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事務累積起來（今日做一事、明日幹他事，一下子打獵、一下子釣魚）並無法克服雞零狗碎的毛病。阿威內里（Avineri）則質疑牧場與鄉下的隨遇而安之方式可以權充複雜、精緻的工業社會，用來消除其分工的範例。

麥克列蘭（McLellan）說建立共產主義的關鍵是分工的廢除，可是馬

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卻提出鄉下的社群，令人費解。無論如何取消分工是手段，共產主義的建立是目的。普拉梅那茲（Plamenatz）指出馬克思建立共產社會是認真的，該社會仍然得立足在複雜的組織與科技的基礎上。不過馬克思顯然放棄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鄉下社群理想的美景，只是這種放棄秘而不宣而已（Carver, 1998: 101-104）。

從上面的批評可以看出，馬克思爲了對抗分工、對抗人的原子化、零碎化，不惜使用與後工業社會不相容、不搭調的田園的逍遙生活，來做爲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真人與完人的楷模，而忘記他口口聲聲說共產主義的成立條件，是建立在科技發展到最高度、社會財富充盈、物質不虞匱乏之基礎上。這點可說是馬克思的思想之充滿神話與秘思的一斑，也是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另一類型的烏托邦而已。至少奧地利神學家馬丁·布柏（Martin Buber 1878-1965）就指出要達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是馬克思與其他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完全相同之處（Buber, 1958: 82）；只是要達到目的所採用的手段有異而已。

## 伍、『共產黨宣言』中所描繪的工人的解放之共產主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 1848 年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是兩人各種著作中翻譯爲外國語文最多、閱讀群眾最大、影響力最深的力作。在這篇文章（後來刊印成小冊）中兩人除了強調共產主義的運動與共產黨人的作爲之外，還談到共產主義社會——一個打破舊社會的生產條件，轉化爲人的意識之新社會之特徵。那就是造成這個社會的共產主義革命是徹底地摧毀傳統社會的財產關係；因之，也摧毀了傳統的理念。在取消地產和繼承權利，沒收移民與反叛者之私產之後，採用累進稅制，把信貸集中國家銀行，使交通通信集中，生產的工廠器材化爲公有，把農工合併、公校中的小孩享有免費的教育等等。

在未來走向無階級社會的發展中，所有的生產集中在全國廣大的組合

中。這樣公權力才會喪失其政治色彩。一般而言，政治權力僅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有組織的權力。假使普勞在與布爾喬亞爭權時，被迫把自身組織成一個革命的階級——革命後備軍，那麼隨著生產條件被暴力所掃清，則階級之間的敵對也隨著各種階級的消失而化解。「取代舊的布爾喬亞的社會，以及其諸階級和階級的敵對，我們將擁有一個組合，在其中（在組合裡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爲所有的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Marx, 1981b: 842-43; Marx & Engels, 1969a: 126-27）。因之，此時馬克思心目中的共產社會，不僅是階級的取消，更是階級敵對和階級鬥爭的消失，人在無異化、無剝削之下，享有解放與自由。而社群中群體個人之自由發展，便建立在個別人的自由發展之基礎上。這點看出其務實可行的一面，也是烏托邦和空想的色彩比較淺淡的部分。

就在馬、恩撰寫與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前的一兩個月（1847年10月至11月），恩格斯寫了一篇以25個問答組成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一文，其中強調共產主義是普勞階級解放的條件之學說，而普勞是以勞動爲生存手段，是19世紀的工人階級，其崛起是在工業革命爆發後，靠蒸氣機、紡紗機及其他機器的應用而造成的嶄新生產方式。由於擁有昂貴機器的生產工具者，爲財力雄厚的資本家，工人除了擁有勞力之外，除了出售勞力之外，沒有其他活命保種的本事，遂認爲普勞階級也被迫形成與資本家對立的態勢（Marx & Engels, 1969a: 80-81）。

就在恩格斯這篇問答性的解釋文章上，馬克思把『共產黨宣言』一氣呵成地寫成爲共產黨人如何協助普勞階級推動共產主義運動的宣傳手冊。其中『共產黨宣言』的第二段釐清共產黨人與普勞分子的關係，兩人強調共產黨人「不會組成有別於工人階級的政黨」（Marx, 1981b: 833; Marx & Engels, 1969a: 119），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運動（Marx & Engels, 1969a: 119）。但後來列寧的布爾塞維克政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都是有異於工人階級的政黨。不錯，馬、恩曾指出共產黨人的利益，不會從全體普勞階級的利益分開來、獨立出來，他們本身也不會有派系的原則，因爲這些

組織原則是型塑普勞運動的精神支柱。如果共產黨人與普勞分子有所不同，那就是共產黨人跨越國界，把各國分歧的勞工運動彙整為無國界的工人運動之共同利益。另一個分別是，在普勞對抗布爾喬亞鬥爭的每個階段裡，共產黨人隨時地代表整體運動的利益（Marx, 1981b: 833; Marx & Engels, 1969a: 120）。換言之，共產黨人是普勞分子中最堅決、最前進的部分，也是對共產運動的條件、方向和目標擁有理論上清楚瞭解的那一部分（Marx, 1981b: 833; Marx & Engels, 1969a: 120）。這種說詞無異為列寧「黨性原則」（Партиность; partinosti）之專業革命家與革命先鋒——共產黨領導工人群眾進行革命埋下伏筆，是故這也是馬、恩重視群眾運動卻轉化成列寧式菁英奪權的理論源頭。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人們對未來共產社會廢除私產的誤會與疑懼，『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特別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徵不是普遍性的取消私產，卻僅僅取消布爾喬亞的私產。因為現代布爾喬亞的私產，是生產商品與擁有產品體系中最後，也是最完善的表述。這種生產與佔有的體系是建立在少數人剝削多數人，階級敵對的基礎之上」（Marx & Engels, 1969a: 120）。現代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是建立在資本與工資勞動兩者敵對之上。由於人活生生的勞動，才造成與增加資本家累積的資本。「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累積的勞動（勞動的總成果）唯一要做之事為剝奪那些靠佔有的手段，而把別人征服役使的權力（資本）」（Marx, 1981b: 834; Marx & Engels, 1969a: 122）。

由於人的理念、觀點、想法等等意識，是受到人所存在的物質條件所制約，也是受社會關係與社會生活的決定，在歷史的變遷中隨著生產與交易方式的改變而遷移，這正是唯物史觀的要旨。人類理念史證明知識的生產視同其他物質的生產成比例地進行著改變，因之，「每個時代居於統治地位（主流）的觀念永遠是統治階級的觀念」（Marx, 1981b: 840; Marx & Engels, 1969a: 125）。

總之，『共產黨宣言』中所談的共產主義，已經不是涉及勞動異化剝



除的《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之哲學性的共產主義，而是以普勞階級的認知覺醒為主旨，具有宣傳、煽動作用，而更為具體的如何使工人階級擺脫資產階級打壓與剝削的解放運動。

## 陸、晚期的共產主義之理想

隨著歐洲 1848 年革命的失敗，以及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旋生（3 月 18 日）與旋滅（5 月 28 日），這些令馬克思與恩格斯高度期待的新社會建立的契機瞬時失落，使兩人對共產主義有新的看法。為讓第一國際全力支持巴黎公社的起義，馬克思撰述了《法蘭西內戰》（1871）一書，美化了巴黎公社為勞工階級第一次自動而有效奪取國家權力，並進一步建立屬於全民的政府，形成了直接的民主，從而成為普勞階級解放的政治表現。公社被馬克思描繪為「工人階級的政府」，雖然公社的失敗是由於俾斯麥與法國提爾政權的勾結與夾擊，但這種理想化短命的公社之說法誤把「公社模範」（Commune Model）視同為未來共產社會的雛形。不但在馬克思在生之日引起爭論，就是在其死後，這種說詞無異成為「馬克思式公社」（Marxian Commune）的神話，是與巴黎公社歷史事實的真正演變相反的、對立的（Meschkat, 1973: 180）。

無論如何，這幾場馬克思親身經歷或參與的革命運動之慘敗，使他深信要為「人民下達行動的指令」（*par décret du peuple*）的「現成烏托邦」（*ready-made utopias*）是找不到的。相反地，只有「正走向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孕育的新社會之元素釋放出來」才可望造反有成（Marx, 1969b: 224）。雖是如此，馬克思讚揚公社為建立在生產者合作社的基礎上，啓開新社會的大門，為未來共產主義「聯合的合作社」之張本，「在共同的計畫之下管理全國的生產」（Marx, 1969b: 224）。要之，這種把國家權力溶解成各地公社的自治是一種新的政治形態，其中把社會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本轉化成自由與聯合的勞動之工具，從而使勞動的經濟性解放得以完

成。這表示早期反對合作社運動的馬克思，在巴黎公社上發現完整的合作社。一旦可以根據整體的計畫來管理生產，那麼共產主義就會化不可能為可能（Marx, 1969b: 223）。

其實這種社群聯合的勞動力之說法，早在 1867 年《資本論》卷一中便提及。在該書中馬克思說：「自由的諸個人之社群，在共同的生產資料下，進行他們的工作，在其中所有不同的諸個人的勞動力有意識地加以應用，當作是社群合併的勞動力來應用」（Marx, 1976: 171; Marx, 1954: 82-83）。接著馬克思寫：「社會的生活過程是建立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直到這一過程被處理為自由組合的人群的生產，且是有意識地根據既定的計畫來規定其生產，這一過程神秘的面紗才會被摘除下來」（Marx, 1976: 173; Marx, 1954: 84）。由此顯示馬克思未來的社會是社群，是直接生產者的自由組合，是合併的社會之生產力量，是根據既定的生產計畫，來進行有意識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之新型社會組織——自由、平等、和諧的社群。

接近晚年的馬克思，逐漸產生了中央計畫經濟的理念，這種經濟是建立在自願自動的主動精神（voluntarism）之上，而非強迫性的勞動以及生產，儘管這個未來理想社會勾勒仍嫌不夠具體、不夠仔細，而流於鬆散與空泛。在〈哥達剛領批判〉（1875）一文中，馬克思把未來共產主義的社會的發展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可以說稱為初階的共產主義，也是列寧後來強調的社會主義時期。這是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防止資本家復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後的早期。這一時期個人身心才能的不同，成家與否，有無小孩、子女多寡，都使未來生產者的工人，無法享受絕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遂指出，初階的工人權利不可能比社會經濟結構及其文化發展所要求的更高，這是按勞分配，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時期。

在第二階段，也是更高的共產社會時期「向來奴役個人的分工（制度）消失以後，亦即勞心與勞力的分別與對立消失以後；亦即勞動不僅是〔活口養家〕的存活手段，而變成了生活的主要需求（life's prime want）之後，生產力隨著個人全面發展而增加，以及（社會）財富的所有泉源更為充沛

流動之後。只有在這個時候，布爾喬亞狹窄的權利水平線〔疆界〕才會完全被超越。至此地步社會可以在其旗幟上大寫特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Marx & Engels, 1969c: 19）。馬克思的高階共產主義後來被列寧簡稱為共產主義，以有別於初階於社會主義。

在假設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階段的說詞之後，馬克思指出在初階時為「一政治的轉型期，在該期中國家有可能成為革命性的普勞階級專政」（Marx & Engels, 1969c: 26）。列寧就抓住這個「普勞階級的專政」之說法建構他自己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共產主義理想的第一步，亦即初階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把第二階段的共產主義時期中，國家轉變成共產的社會之說法，與其早先「國家的取消」、「國家的揚棄」（*aufheben*）之主張稍有不同；反而與恩格斯的「國家的消亡」（*absterben*）之觀念更為接近（洪鎌德，2007：316-18）。

要之，沒有國家的共產社會並非馬克思直接提出，他只是略微指示這種可能性。因之，把共產主義當成無政府、無國家的主張，還是出於恩格斯的手筆。在《反杜林論》（1878）中，恩格斯發展出這種說法，認為隨著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的消失，將使「當作國家的國家」跟著也告消失。國家建構其本身在於代表整個社會，一旦「國家與社會關係，隨著每一管轄範圍，愈來愈變成多餘累贅，則必然走上消亡之途。對人的管理將被對事物的管理與生產過程的處理所取代」（Marx & Engels, 1975a: 268）。恩氏這種公然的說詞是在馬克思的晚年，而未遭後者的修正，可見馬克思已修改其早期「國家的揚棄」說，而最終接受其革命伙伴的「國家的消亡」說（洪鎌德，2007：316-18）。

與馬克思的想法一致，恩格斯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全貌拒絕細述。這是因為同馬氏一樣，共產社會的性質與內容不需當代人操心，只要關懷其造成的條件便足。至於未來中央計畫下的經濟活動，是否仍有涉及公共「權威」、「指揮」的問題，恩格斯只強調採用「非壓制和非挑戰的作為，

俾自動隸屬於工作安排中」。這種講法啓開有關中央計畫與個人自由衝突的爭論（Oberländer, 1973: 71-73）。這顯示馬、恩未來共產社會的社會空想的、烏托邦的色彩濃厚，科學的社會主義又走向哲學的、空想的共產主義。

## 柒、對運動哲學的意涵

顯然，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不管包含有多少的哲學色彩，還是富有科學精神，卻很少是注重身心健康、技巧圓熟、追求競賽中的勝出、爭贏與奪標的運動員、比賽者、競技者、選手的個人及其團隊所關心與矚目的。

不過我們如果把運動與體育看作健身、培心、養神、促進競賽公平兼和睦人群的衛生、休閒、娛樂、文化、社會的生活內涵來看，那麼建立良好的運動空間與條件，增大爽身、寬心、適意、閑情的時間與節奏，則不能不講究理想的運動之脈絡。換言之，運動員、體育家、培養者、甚至一般觀眾，都希望出現符合其運動發展、推動的良好環境。其中異化的剔除、拜金主義、物質主義、虛名主義的減少，也是投入運動場與比賽場的選手、教練、觀眾共同的願望。尤其藉運動的表現，把每個參與者之內在潛勢力（potentiality，潛能）開發成人群共同承認與讚揚的顯現力（actuality，現能、顯能）是每個人，包括選手、教練、觀眾在內共同的志趣與期待。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之遠見，固然含有濃厚的秘思、神話和空想的色彩，卻是鼓舞人群向前追求的人生目標。其出發點還是人性揚善去惡的思考，其手段雖偏向制度面的變革（環境的改變，導致人心的改變），卻能激發社會中居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與生產者的反思與省悟。在很大的程度上，運動家、體育者，教導人不失為另類的勞動者（身心兼顧的勞動者、廣義的勞動者），也是以運動與體育之事務，為其生涯的專業者（故為廣義的生產者）。在馬、恩心目中的未來烏托邦中，專業的框架應予打破，工作的分殊、零碎也予以清除，而人（包括運動員）的全面發展、自由操

作，將使人的狹窄性、片面性消失，勞動與運動逐漸融化為一，而實現馬克思所言，勞動變成健身、養心、適意、閑情的富有創意的活動，也變成了「生活的主要需要」，而非僅養家活口的手段。換言之，運動家，就像文藝工作人員、是最早期進入馬克思所倡說的共產烏托邦的現世人物。這樣一來，人的「工作」、「自我活動」早便落實為根據美學與健康的原則，而展現的爽身、賞心、悅目、有意識、合理之活動。

## 捌、後語

如前所述，可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建立，有異於烏托邦社會主義，不只反對用道德、宗教、教育、養心等唯心主義和平、改良的手段來改變人性和改造社會，他還用社會的原則（社會生產力的集中，財富的公用，社會結構的重整等等）來取代政治的原則（公權力的倡導、統治不平等關係的建立、對直接生產者的勞工之剝削與控制）。有趣的是，取消政治的原則，仍舊是使用政治的手段——暴力、造反、革命，這何異是以政治的手段，來消滅政治的原則（以暴易暴），是一種類同自殺的行徑（Buber, 1958: 83）。

把政治權力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敵對的官方表示之馬克思，難道會天真到認為未來階級消失後，不再有「新階級」的出現，不再有人凌虐他人的宰制關係之復辟呢？在「捍衛革命的成果」之口號與藉口下，大權在握的個人或集團，豈會放棄先進的科技手段，不用來對付自主、自動、自發的社會力量（諸個人的社會生產力量，組織與運作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新社會之驅力）？換言之，取代階級統治與階級敵對的政治權力在變換成社會權力的藉口下，形成一群人凌虐他群人的新異化勢力（Buber, 1958: 84）。

為此馬丁·布柏斷言在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三種思想模式中，馬克思以嚴謹的方法注重經濟的分析（第一種），以熱情無比的心情重視政

治權術的運用（第二種），而幾乎很少觸及社會自動湧現或變化的力量（第三種）。換言之，共產主義的社會驅力，例如俄國農村公社（mir）公共所有權的存廢，會不會讓俄國由落後的、封建的農業社會，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躍進工業社會，甚至後工業社會的共產主義，這是社會力量（生產與交換力量）的展現，但這一社會重新結構的因素，對馬克思的思考（唯物史觀）竟然不發生決定性的作用（Buber, 1958: 96）。

恩格斯比馬克思更熱衷於強調他們的學說是科學的，別人（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的主張是空洞的、幻想的、空想的烏托邦。其所根據的是前者為有系統的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有效率的方法論（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包括合作社與公社的運動，加上普勞階級的革命）。為此原因，現執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的張隆溪教授反對恩氏 1880 年《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Die Entwir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變成英文翻譯的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法文的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後面這兩種翻譯都把德文標題所要顯示的時間發展先後和歷史變遷的走向（telos）的觀點模糊掉、消失掉（Zhang, 1955: 66）。在這本小冊中，恩格斯提出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演進之規律，是建立在物質生產之上的，而物質生產的方式之改變，卻受到生產力突破生產關係之社會革命之驅力作用，這便是唯物史觀，而他認為唯物史觀是科學的。另外馬克思科學上的貢獻，為發現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的剝削，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更趨激烈，這便是政治革命的導因。是故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的改變）導因於經濟利益的衝突和政治權力的鬥爭，這都是客觀外在的事實，擁有理論型塑的真實的客觀性。由是遂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乃是科學的。

可是，在馬克思死後百餘年，世界歷史演變的情況，常背離了他所發現的規律在發展，使他預言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一再延期、迄未落實。反之，奉行他遺言，而實施中央監控與計畫經濟的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卻遭遇「大失敗」（Grand Failure）的命運，導致了「蘇東波變天」。這也迫

使唯一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正朔的中共政權開始擁抱資本主義，而倡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越南、朝鮮、古巴跟著進行「改革開放」，紛紛採用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

另一方面對 1960 年代出現的「人道主義」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而言，馬克思學說的科學主義成為令人困惑狼狽（embarrassment）的說詞。誠如庫瑪（Krishan Kumar, 1987: 53）指出：恩格斯把「歷史的機械性與機動性當作科學是最曖昧的說法」，這種說法與未來無法掛勾，認為「資本主義可以產生社會主義是一種意欲與希望而已，絕非『科學』」。不過資本主義的終結，就像末世說、千禧年說、耶穌再度降臨說等西洋的預言一樣，使真正的信仰者樂此不疲、傳誦不斷。在此情況下，擁抱了社會主義的「偉景」（vision）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套社會理論、一樁世界觀（Weltanschauung）仍舊活潑躍騰，而成為西方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不可忽視的知識力量，更成為哲學思潮的導向。馬克思主義在過去一兩百年間並非主流的政治勢力，也不是主流的意識形態；相反地它扮演為反主流的論述與反教條的精神隨時湧現。在 20 世紀下半葉，尤其成為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等反對組合的與跨國的資本主義之指導理論，而非革命政黨的意識形態。這種情勢的發展，與馬克思早期的著作《經濟學與哲學手稿》的廣受矚目與傳誦有密切的關係（Zhang, 1995: 72-73）。

誠如塔克爾引用《經濟學與哲學手稿》的權威宣稱「共產主義並不意謂為新的經濟體系。它意謂一個社會中的經濟的結束。蓋在該社會中從勞動解放出來的人會在休閒生活中實現他創意的本性」（Tucker, 1969: 217）。他還進一步指出，馬克思的學說與其說是科學，還不如說是烏托邦、或是秘思。他美學的烏托邦，是前史結束後（後歷史時期）的世界之偉景。在未來世界中，人的存在將擁有創造性的閒暇與藝術的表現，這代表多數人類美好的生活，亦即把職業與工作的生存方式，重新取向於生活的多面化（Tucker, 1969: 223）。這麼一來，勞動變成賞心悅目的美學與藝術活動，成為生活「主要的需求」，這難道不是烏托邦的新世界與新人類嗎？

## 參考文獻

- 洪鎌德。2000。《人的解放——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7。《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台北：人本自然。
- Buber, Martin. 1958. *Paths in Utopia*, trans. by R. F. C. Hull Boston: Beacon.
- Carver, Terrell. 1998.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umar, Krishan. 1987.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rx, Karl. 1954. *Capital*. Vol.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1975. *The Early Writings*,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Marx, Karl. 1976. *Capital*, Vol. 1, trans. by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Marx, Karl. 1981a. *Frühe Schriften I*. 2Bände, hrsg. Hans-Joachim Lieber und Peter Furth. Bände I & I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meinschaft.
- Marx, Karl. 1981b. *Frühe Schriften I*. 2Bände, hrsg. Hans-Joachim Lieber und Peter Furth. Bände I & I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meinschaft.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9a.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9b. *Selected Works*, Vol. 2.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9c. *Selected Works s*, Vol. 3.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5a.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oscow: Progres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5b. *Collected Works*, Vol. 5. Moscow: Progress.
- Meschkat, Klaus. 1973. "Paris Commune," in Claus D. Kernig, ed. *Marxism, Communism and Western Society: A Comparative Encyclopedia*, Vol. 6, pp. 180-87.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 Oberländer, Erwin. 1973. "Communism," in Claus D. Kernig, ed. *Marxism, Communism and Western Society: A Comparative Encyclopedia*, Vol. 2, pp. 70-83.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 Tucker, Robert C. 1969.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Zhang Longxi. 1995. "Marxism: From Scientific to Utopian," in Bernd Magnus, and Stephen Cullenberg, eds. *Whither Marxism?* pp. 65-77. London: Routledge.

# The Marxian Utopia: His Evolving Idea of Future Communist Man and Society

Lien-Te Hu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ife, Marx expressed variant ideas of communism. According to him,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new man and society, the future communism, evolves from a philosophic character into an assertion of scientific necessity. While applying his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he stresses not on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but the change of it through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Subsequently, the future society reveals to him a community of no-class, de-alienation. Further, the treatise discusses his later view on Paris Commune and visages that Marx's gradual declination of talking about a future, utopian communist society. To sum up, Marx's vision of an ideal future society is the one where all men's fre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free and rounded development. It is the accomplished humanism at the end of human pre-history. It implies tacitly some religious and mythical elements of his thought.

**Keywords:**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Paris Commune, utopia